

林肯在伊里諾州

休伍德作 王敬義譯



ROBERT E. SHERWOOD: ABE LINCOLN IN ILLINOIS

林肯在伊里諾州

休伍德作

王敬義譯

社

林肯在伊里諾州

休伍德作

王敬義譯

今日世界社出版

ABE LINCOLN IN ILLINOIS by Robert Emmet Sherwood. Copyright, 1937, 1939, by Robert Emmet Sherwood.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Second printing

October 1962
December 1975

Caution! Professionals and amateurs are hereby warned that ABE LINCOLN IN ILLINOIS, being protect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Kingdom, including Canada,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of the Copyright Union, is subject to royalty. All right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amateur, motion picture, recitation, lecturing, public reading, radio broadcasting, and the rights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re strictly reserved. Particular emphasis is laid on the question of readings, permission for which must be secured from the author's agent in writing.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author's agent, Brandt & Brandt, 101 Park Avenue, New York City, U. S. A.

凡欲上演本劇，或用於廣播、改編電影等，均須獲得原作者同意。查詢可函：

Brandt & Brandt, 101 Park Ave., New York City, U. S. A.

林肯在伊利諾州

R. E. 休伍德著

王敬義譯 封面設計：蔡浩泉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僑台字0066號

中菲文化出版社承印

馬尼拉信箱151號

台灣總經理：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1101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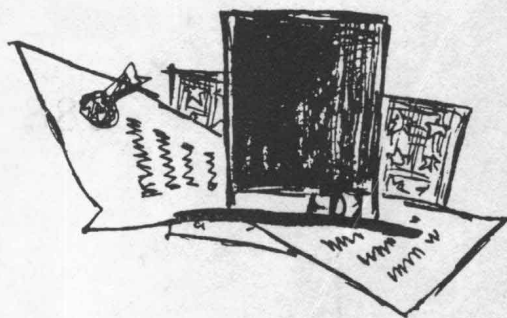
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懷寧街82號
郵購劃撥帳戶13294號

定價：港幣二元・新台幣二十元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第二版

美國名劇之三



卡爾·桑德堡序

談到經久耐用的東西，愛爾蘭人總愛套用一句高地人的老話，說它們可以用上一千年，並且一千年後還可以接着使用，直到世界末日。」

在有關大自然、個人以及人類的種種傳說之中，林肯的故事也許將延續得同任何已爲人知的傳說一樣的長遠——而世界末日可還是一個長而又長的時間。

在未來的很多年，也許是很多世紀中，林肯的傳記將會陸續出版——還有關於林肯的劇本。

羅伯特·E·休伍德的這本林肯在伊利諾州，是有關林肯的傳說中，迄今僅見的一個完整的劇本。

本書作者是第一個對最根本的史料加以研究的劇作家——而且研究範圍非常淵博。但在使用這些史料時，他曾以劇作家的特殊身份，將它們畧加更動，這一層他在附註中很明白地交代過。

也許，要再過一段時間我們才能看到另一個關於林肯的劇本，在那個劇本中，全部的演詞與情境皆能証實是同歷史文件、歷史事實符合——不過，那個劇本是否能吸引觀眾，是否將被視為一個有價值的劇本，則尙待商榷。

在看過休伍德的戲，並且注意到觀眾會如何的享受這個戲之後，我相信美國戲劇的萬丈光芒，它與有功焉。以林肯作為代言人與工具，這劇本在人類的才智、行為與自由這些主題上有過了不起的發揮。

休伍德劇中林肯這個角色，在演出時常會使人覺得他就是民主社會中的一個困惑的哈姆雷特。而劇中主題的那些不可捉摸的發展，有時又奇特有如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一個人在看過這齣戲，離開戲院之後，念念難忘的是戲中林肯的真實形象。我們忘不了他的機智與嚴肅，以及他對地球上「人類的家族」所採取的陰鬱的想法。我們忘不了還有他獻出的熱誠，他所身受的磨煉，都是為了獲得與保持自由所付出的代價。

第一幕
第一景

第一幕 第一景

在伊利諾州新撒冷附近，教師格瑞漢的木屋內。晚上很晚的時候。

屋內放了一張粗陋的桌子，桌上堆滿了書籍同文件。桌子上方懸着一盞油燈，那是唯一的光源。格瑞漢坐於桌子一端，他是一位嚴厲但有耐心的教師。

愛柏·林肯坐在他對面那一邊。他年輕，骨瘦如柴，面帶倦容，然而全神灌注，身上穿的是襤褸的邊地居民的衣服，他說話時帶着印第安納州的緩慢而拉長的語調——這種口音聽上去肯塔基味道甚於中西部味道。

教師伏在桌子上。愛柏坐的椅子向後仰斜，所以光照不到他的臉。教師把文法書的某一頁翻過去。

教師（以下稱師）：這一課談語氣。（教師閱上書，看着愛柏。）我們人都很多種意態，你自己有

的就比一般人多，愛柏。它們表現你性格的多方面。就英文這種語言來說也是一樣有各種意態，我們管它叫做語氣，你必須把語言看成一個活人，有的忸怩不安，結結巴巴；有的矯裝虛飾，華而不實，有的乾淨明白，直接了當。把那五種語氣講給我聽吧。

愛柏：（以下稱愛）直敘語氣、命令語氣、可能語氣、假設語氣、無定語氣。

師：它們要表現甚麼呢？

愛：直敘語氣是最容易的一個。它只是說明一件事

情——就像「他愛」，「他被愛」——或者，

你把它用發問的方式來說，「他愛嗎？」或者

「有人愛他嗎？」命令語氣是用來發號施令

的，例如「滾出去，給我滾下地獄去吧！」

師（微笑）：是不是這就是你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了？

愛：唔——你可以用聖經上的口吻——「平平安安

的回去吧！」不過它仍然是命令語氣。

師：這種語氣叫做命令語氣，是由於它含有發號

施令的意思。不過，你可以就另一種十分不

同的意義來使用它——用它來表現最謙虛的祈禱。

愛：好像「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

師（伸手指在堆得亂七八糟的桌子上拿報紙）：我要你唸

唸這個——這是韋伯斯特先生在美國參議院發

表的一篇演說。這是一篇了不起的文件，把命

令語氣的勸告意義運用得再好沒有了。這篇就

是。唸唸這個——就是這段。（他倚身向後，

等着聽。）

愛（拿起報紙，傾身向前，就着燈光，開始閱讀）：「先

生，」參議員以他深厚宏亮有如他故鄉波士

頓老教堂的鐘聲似的音調繼續說，「先生——

我一直不允許自己的視線落在聯邦以外，去注

意聯邦背後幽深隱僻處可能有些甚麼隱藏着。只要聯邦一天存在……」（愛頓始終以一種沒有變化的聲調讀着。）

師（暴跳地）：不要把它唸得像丹頓奧發雜貨店的存貨單。想像是你自己正在參議院發表演說，國家的命運正瀕於危險。要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到演說裏去！

愛：我無法像但以理·韋伯斯特用那樣長的字。

師：那就是你到這兒來的目的了——學啊！唸下去吧！

愛（緩慢而嚴肅地讀）：「只要聯邦一天存在，我們就會有美好遠景展現在我們的面前，那是我們的，也是我們的子孫的。此外，我不打算去窺破那隱遮着的事物。希望上帝能答應我這一請求，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不要讓帳幕揭開。」

師：從這兒開始，注意動詞的用法。

愛（讀報）：「當我的眼睛最後一次抬起來看天上

的太陽時，但願我看到的太陽，不是照射在一個一度是光榮的聯邦，而今體面盡失，支離破碎的國土上；不是照射在割裂的、意見相左而戰禍蔓延不已的各州上；也不是照射在一個深受國內夙怨干擾，或者，很可能已為同胞兄弟的血所浸透的土地上！但願我那視力漸弱的雙眼，最後一次看到的仍是現在舉世皆知備受尊敬的共和國光榮的旗幟，旗上的每一顆星都明亮如昔，標誌在上面的銘語，不是這樣不幸的質問……」（他結結巴巴地讀着最後二字。）

師：質問。

愛（繼續下去）：「質問，例如：『這一切有什麼價值？』也不要說『自由第一，聯邦次之』這一類荒唐愚蠢的話；而是在整面旗幟上，每一個地方，都用生命之光寫着另一種每一個真正的美國人所心愛的情懷——要自由與聯邦……」

師：在「與」字上加重語氣。

愛：「自由與團結，從現在直到永遠，合而為一，永不分離！」（他把報紙放回桌上。）他這篇演說，一定使他們全站起身來歡呼喝采。

師：有人歡呼喝采，也有人唾罵，這得看他們是從那一個地區來的了。

愛：他都談到些甚麼呢？

師：他們在爲是否任何一州都有權脫離聯邦的問題辯論。海恩已爲南卡羅連那州的案件辯護過——他辯護得很巧妙。他說正如做爲個人我們都有自由——做爲州我們也有自由——隨意往來。意思即是說，要是我們不喜歡聯邦，就像聯邦大多數的人心意所表現的，那我就可以脫離它，去建立一個新國家，或者很多國家——這樣一來，北美洲大陸便可能變成同歐洲一樣的分裂。不過，韋伯斯特回答他也答得好。他証明如果聯邦不存在，我們也就幾乎不會再有甚麼自由了。現在——繼續說明可能語氣。

愛：它表現一種可能的意義——本質上通常是令人不愉快的。例如：「即使我能還清了債，我可能立刻又背上一身新的。」

師（微笑）：你爲什麼要選這樣的一個例子呢，愛柏？

愛：是啊——因爲它恰巧是我最大的一件心事。

師：雜貨店又有麻煩事了？

愛（沉着地）：不錯。白瑞把我們早該賣掉的威士忌酒喝光了，我們只有準備隨時關門大吉。我想我真可以算是我爸爸的兒子了。只要我有一份穩當的職業，我就會把它搞得一團糟。

師：你在這兒可不是一個失敗者啊，愛柏。這兒左近，可是每個人都喜歡你，都急於要幫助你進步啊。

愛（略現痛苦地）：我知道——就像你，老師，這麼晚還坐在這兒，教我讀書，出於你對我的一片好心。現在，約書亞·斯彼德，格潤法官，

還有一些別的曾借錢給我的人，想把郵政局長那個職位弄給我，認為我也許能够勝任，因為一星期才有一批郵件來。不錯，我有不少朋友——都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他們無法改變我的運氣，也很可能正是我的天性。

師：你得離開新撒冷。這個爲人遺忘的貧苦小鎮，是永不會給任何人什麼機會的。

愛：是啊——我想到過走，一直在這麼想。我的家族一直都是喜歡搬動的人，他們搬來搬去，却從不知道他們尋求的是甚麼，而且，不管他們要尋求的是甚麼吧，却從不會得到過。我的老爸從維基尼亞搬出來，在肯塔基一處一處地遊蕩，我就是在那兒出世的，然後又去了印地安那，再搬就到了這裏伊里諾州。關於童年，我所記得的似乎只是把馬套在車上，再把馬從車上卸下來，然後再套上去。

師：那你就準備出發吧，愛柏。到一個新的世界去

給你自已找一個新的職位吧。

愛：實在說起來，賽斯·哥爾同我兩人曾就移居這事談過很多次了——到堪薩斯或內布拉斯加境內去。但是，不管我去甚麼地方——結果總是一樣——結交更多朋友，欠下更多債。

師：好啦，愛柏——你只要記住，對於做任何事情都失敗的人，有兩種職業永遠可供他們選擇：教書和從事政治活動。

愛：那我就選擇教書。要是從事政治活動，就可能當選。

師：不錯——那種可能總是有的。

愛：而一旦當選了，就必得到都市裡去。而我不願意到不是都市的地方去。

師：以前我怎樣告訴你用兩個否定語來着？

愛：我的意思是，我不到任何都市。

師：你爲什麼要反對都市，愛柏？你看見過都市嗎？

愛：當然。我到過新奧爾良兩次。而且，你知道嗎，我在那裡時，每一分鐘我都害怕。

師：怕甚麼，愛柏？

愛：是啊——聽起來好像傻氣——我怕人。

師：（笑起來）：你想他們會搶去你的金銀同珠寶？

愛（認真地）：不是。我怕那些人殺我。

師（也認真地）：爲甚麼？爲甚麼他們要殺你？

愛：我不知道。

師：（片刻後）：關於死，你想的很多，是不是？

愛：我無法不想，因爲死似乎一直都離我很近。在

我還沒有桌子這麼高時，我們埋葬了媽媽。牛奶病送了她命，真不幸。我幫我爸爸給她做棺材——我用大摺刀削釘棺材的木釘。我們把她

埋在樹林中一個空曠的地方，就在我祖母老白絲·史巴魯的墓旁。我常到那兒去，看那塊地方——時常看到鹿用細腿從她的坟上跑過。從

那時起，我就再也不忍心殺鹿了。有一次，我爸爸拿着槍瞄準，我把他的槍向上扳，惹他臭罵了我一頓。而我一直把那些鹿的眼神同人的眼神相比——就像新奧爾良的那些人，你可以看出他們在內心有殺機。

師（片刻後）：你本身就是一團不可救藥的自我矛盾，愛柏·林肯。

愛：你是什麼意思呢，老師？

師：我還不會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的人，那麼愛朋友，同時又那麼厭惡人類。

友，同時又那麼厭惡人類。

愛：那又是甚麼意思？

師：一個厭惡人類的人，他不信任別人，並且逃避人類的社會。

愛：唔——也許我就是那樣。呵——我是非常喜歡人的——如果你把他們分開來看。不過，當他們聚在一起成爲羣衆、暴民或者軍隊時，他們看上去似乎便大大不同了。但是，我到你這兒

來原是來聽你講話的，而現在我却一直說個不停。

師：繼續說下去吧，愛栢。當你說「惹他臭罵」時，我會改正你的。

愛（露齒一笑）：我知道。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一談到爸，我就會說起他說的那種話來。不過——你明天自己還要教書。我該走了。（他站起身來。）

師：等一下……（他伸手去紙堆中摸索，拿出一本英文雜誌來。）我只還想再讓你看一樣東西。這兒有一首詩。（他翻動雜誌，找到那一頁。）就在這頁上。你讀一讀 愛栢。（他把雜誌遞給愛栢。）

（愛栢在桌子邊上坐下來，手捧雜誌就着燈光。）

愛（讀）：「談死」，已故詩人約翰·濟慈十九歲時

作：

「死會不會是睡眠，而浮生若夢，幸福的景象消逝如幽靈？

似幻影（他在這字上略停了一下）一現的歡樂之情，

然而我們却視死為最大的苦難。（他更湊近燈光。）

多麼不可思議，人竟願在塵世流浪，

悲慘地過活，而不肯放棄他崎嶇的旅程；

他甚至不敢獨自去正視未來的命運

——其實只不過是覺醒。」

（他看着老師。）這詩當然寫的好，老師，這詩好極了！（他再讀詩一次，讀給他自己聽，此時燈光漸暗。）

第一景完

幕 一 第

景 二 第

第一幕 第二景

新撒冷羅特里基酒店。七月四日中午。

這是一個很大的房間，牆是用圓木塊砌成的，不過，窗上掛有窗簾，牆上懸着照片，顯得這房間很精緻。照片則全是美國歷屆總統的肖像，從華盛頓起到傑克遜止，還有一張是亨利·克萊。（顯然是為競選才掛的。）

左首是一扇通到廚房去的門。屋子後邊靠右是大門口，大門敞着。陽光正照耀着。

屋內的傢具計有兩張桌子，兩條長凳，以及幾隻不同式樣的椅子及圓凳。

班·馬特林正坐在室內後邊一張長凳上。他是一個參加過革命戰爭的退役老軍人，有一雙見風流淚的眼睛，還挺着一個大肚子。他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身穿破破爛爛怪模怪樣的殖民地軍的制服。包林·格潤法官偕尼寧·愛德華走進酒店，約書亞·斯彼德隨在後邊。包林上了年紀、肥胖、彬

彬有禮。尼寧年青，身高而瀟灑，得意洋洋。約書亞衣著考究、和善、有思想、安詳而沉着。

包林（以下稱包）：（他們正走進酒店）這裡就是羅

特里基酒店了，愛德華先生。這地方，說老實

話，可不能算是一個考究的飲食店。

尼寧：（以下稱尼）不必覺得過意不去，格潤法官。

只要有威士忌酒喝就成了。

（約書亞已經穿過房間走到左首的門前。他朝外邊

喊。）

約書亞：（以下稱約）羅特里基小姐！

安（在門口出現）：斯彼德先生，甚麼事啊？

約：你看到愛柏·林肯了嗎？

安：沒有啊。他可能到競走比賽會去了。（她又回

廚房去。約書亞轉對包林。）

約：我去把林肯找到這兒來。

尼：約書亞，記着，我們必須在日落前趕回春田。

（約書亞走到房外去。）

包（對包特林）：喂，班老板，您好！愛德華先生，

請坐。

（他們穿過房間，走到右邊桌前。）

班：你好，包林！

（安從廚房回來。）

安：格潤法官，你好！

包：早安，安！要是你肯把你父親的上等威士忌拿

一瓶來，我們感激之至。

安：好的，法官。（她舉步要走。）

班（攔住她）：也給我再來一大盃甜酒！

安：馬特林先生，很對不起，我已經給過你一杯

了，同時，你知道我父親說過，除非你付錢，

我不能再拿酒給你喝。……

班：不錯，姑娘——我知道你父親說過甚麼。不

過，要是一個參加過革命戰爭的老軍人，連記

帳喝酒都不行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對那些建

立它的人，可謂忘恩負義了。